

《通字方案》罗马字与《汉文经纬》注音比较

The General Chinese Romanization by Y.R. Chao and the transcription system in
Chinesische Grammatik by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刘 祥柏

LIU Xiangbo

提要 赵元任《通字方案》(1930)设计了一套汉语通字罗马字,这一套标音方案综合古音、现代方言读音,用罗马字标示古代音类,兼及方言音类,使得古音类得以充分体现,又能使得现代方言得以全面展现,是一种贯通古今音类的标音方案。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是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语音标注以当时南方官话音系为基础,并加入中古音的韵摄系统框架,兼顾古今音系,以便读者了解并掌握汉语古今音变的脉络。《通字方案》与《汉文经纬》两种标音方案,《通字方案》重在以简驭繁,用一种注音方案兼顾古音、方言,以期全国通用,体现历史语言学语音对应规律的学术功力;《汉文经纬》重在以今驭古,掌握官话今音系统,加注古音类标记,以官话为基础,兼通古汉语音系。两种标音系统目标全然不同,并无直接继承关系,但标音方案均兼顾古音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

关键词 通字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 汉字注音 中古音 汉语方言 赵元任 甲柏连孜

目录

1. 《通字方案》罗马字名义及原则
2. 通字罗马字音系:声母、韵母及声调
 - 2.1 声母
 - 2.2 韵母
 - 2.3 声调
3. 通字罗马字对古音、方言的兼容性
4. 通字罗马字与《汉文经纬》注音法比较
5. 结论

1. 《通字方案》罗马字名义及原则

《通字方案》(赵元任,1982)是一个兼顾汉语古音、汉语方言主要音系特点的常用汉字及其注音的一部书,是赵元任先生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通字以官话、吴语、粤语、闽语

的语音主要特点为基础，从常用字里头挑选二〇八五个字，可以用来写白话文，写文言文。除了通字汉字，相配套的还有通字罗马字，也就是通字所对应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案。

这种罗马字的拼法反映各主要方言的特征，比如吴语的浊声母、官话的主元音、粤语的辅音韵尾，以及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格局，另外还兼顾闽方言或多或少所呈现出的古无舌上音的特点，即知彻澄三母读同塞音端透定的特点。

本文重点关注《通字方案》的通字罗马字方案，即通字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方案。通字罗马字方案以汉语中古音音系为基础，但是中古音有别而在汉语今方言大体上无别的音类，通字罗马字原则上也不再加以区别；如果汉语方言能够普遍区分的音类在通字罗马字里也尽量予以区分。

《通字方案》罗马字方案是一个兼顾古今、兼顾方言的注音方案，并不是按照某一个方言音系作为标准而制定的罗马字方案，这与接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国语罗马字方案有所不同。国语罗马字以北京话音系为基础而制定的一套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而《通字方案》罗马字方案则不依赖于某一个具体的方言音系。

《汉文经纬》（甲柏连孜，1881）是在德国出版的一部汉语语法书，书中涉及汉语语音系统以及汉字注音方案。《汉文经纬》音系依据十九世纪当时的南方官话语音系统，但是注音方案则又兼顾中古音韵尾、声调等音类信息，成为一个综合性注音方案（刘祥柏，2020）。

《通字方案》与《汉文经纬》的注音方案都并不是依赖于具体某个音系，都是兼顾古今的注音方案。这两个注音方案自出版之后，也一直乏人问津，鲜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如《通字方案》仅有马希文（1985）等少数学者提及。本文鉴于两个注音方案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作初步的比较研究。

2. 通字罗马字音系：声母、韵母及声调

《通字方案》的声母、韵母与声调与国语罗马字有很多相似之处。《国语辞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48）附有《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也就是1928年民国时代大学院正式公布的颁行于全国的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该方案是赵元任等学者依据现代北京音系所制定，除了声母、韵母按照北京音系拟订出拉丁方案之外，还根据北京话声调，将声调的表示方式通过韵母的不同拼法表示。通过韵母拼法不同来表示声调的方法，《通字方案》也继承了这个方法的精神，变通韵母拼写方式，也就是通过同一个韵母的不同变体方式体现声调的区别。如国语罗马字用 *ba bar baa bah* 分别表示 *ba* 这个音节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而《通字方案》兼顾古今，声调采用中古音平、上、去、入四声，用 *ba baa bah bap*（或 *bat、bak*）来分别表示 *ba* 这个音节的平、上、去、入四声。

不同于国语罗马字完全依据于北京话音系，《通字方案》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具体的音系，而是兼顾古今、方言，上通古音，下通方言，呈现汉语通音的特点。

2.1 声母

《通字方案》的声母，基本依照中古音系统，采用类似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形式进行编

码，考虑到古音区分声母的清音、浊音，中古知组、庄组、章组井然有别，《通字方案》也都保留了这些区分，而这些区分在今天的汉语方言之中仍有部分方言有分别，因此并未按照北京话音系或某个单个汉语方言音系而合并声类，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声母系统。

声类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清	浊
1.	牙音：见晓组	见 c	溪 k	群 g	疑 q	晓 x	匣 h
2.	舌头音：端组	端 d	透 t	定 dh	泥 n		
3.	舌上音：知组	知 dy	彻 ty	澄 dhy	(娘 n)		
4.	重唇音：帮组	帮 b	滂 p	並 bh	明 m		
5.	轻唇音：非组				微 v	非敷 f	奉 fv
6.	齿头：精组	精 z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7.	正齿：庄组	庄 dr	初 tr	崇 jr		生 sr	士 zr
	正齿：章组	章 j	昌 ch	船 dj		书 sh	禅 zh
8.	喉音：影组	影 ø			喻 y/w		
9.	半舌半齿：来日组				来 l 日 r		

《汉文经纬》的声母系统 (Gabelentz 1881:26) 除了在书中列出其中古音声母系统之外，在实际注音中采用的是南方官话声母系统。

《汉文经纬》根据《康熙字典》《字汇》等及前人的研究，给出一个 6-8 世纪的中古声母表，也就是切韵音系的声母表 (姚小平, 2015:32):

声类		强音	吐气音	弱音	鼻音等
1.	牙音 (yâ-yīm, 即下齿音)	見 k	溪 k'	郡 g	疑 ng
2.	舌頭音 (šit-t'eû-yīm, 即舌音)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3.	舌上音 (šit-šáng-yīm, 即腭音)	知 č	徹 č'	澄 ģ	娘 ñ
4.	重唇音 (čung-šŭn-yīm, 即双唇音)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5.	輕唇音 (k'ing-šŭn-yīm, 即唇齿音)	非 f	敷 f'	奉 v	微 w
6.	齒頭 (č'i-t'eû, 即上齿音)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7.	正齒 (čing-č'i, 即直接的齿音)	照 tš	穿 tš'	狀 dž	審 š 禪 ž
8.	喉音 (heû-yīm, 即喉音)	影 y	曉 h	喻 j	匣 ħ
9.	半舌半齒 (pán-šit-pán-č'i, 即舌齿音)	來 l	日 r(?)		

(说明：“羣”母依照《康熙字典》声韵图表作“郡”母；日母后拟音加问号表尚有疑问。德文原版如此，中文译本也照录)

《汉文经纬》对书中汉字的实际注音方案则是南方官话声母系统，与多数官话方言的声母系统十分接近。

k	k'	(ng)	h		见组
t	t'	n		l	端组、泥组
č	č'		š	ž	知庄章组
p	p'	m	f	(w)	帮组、非组
ts	ts'		s/ss		精组
				ng/y/w	影组、疑微

《汉文经纬》声母系统的主要特点：

1. 不分清浊，浊音清化，逢塞音塞擦音时，平送仄不送。
2. 影喻跟疑微不分。洪音开合口分别为 ng、w，细音齐齿呼 y，撮口呼 iu 或 iü。
3. 分尖团。
4. 知庄章合流。

《通字方案》声母基本上是中古音系统（其中有一部分字考虑到现代汉语方言的实际读音而有所调整的除外），尽管并没有某一个方言可以区分中古音全部的声母对立，但是各个方言均能部分区分中古声类，全国汉语方言声母的总分合关系则能够大致体现中古音的声母系统；而《汉文经纬》声母注音则为南方官话音系中的声母系统，是相对单一的声母系统，很多中古音声类如知庄章组之间的区分在《汉文经纬》注音系统中则按照官话声母合流了。

2.2 韵母

《通字方案》的韵母接近于中古音后期的韵摄系统，兼顾各大方言对古韵摄进行合并或分拆。下图是《通字方案》对韵母系统的距离概括：

-	o	a	e
基 ci 姑 cu 居 ciu	哥 co 銅 cuo	巴 ba 家 cea 呀 ia 瓜 cua	車 che 些 sie 靴 xiue

ai	ei	ui	au	eu
該 cai 皆 ceai 乖 cuai	批 pei 杯 buci	悲 bui	高 cau 交 ceau 澆 ciau	勾 ceu 鳩 cieu

om	am (iem)	em (im)	on	an (ien)	(e)n
南 nom	藍 lam 監 ceam 兼 ciem	針 jem 今 cim	干 con 官 cuon	斑 ban 間 cean 肩 cien 關 cuan 權 giuan	痕 hen 斤 cin 魂 hun 君 ciun

op	ap (iep)	ep (ip)	ot	at (iet)	(e)t
合 hop	答 dap 甲 ceap 協 hiep	摺 jep 急 cip	割 cot 括 cuot	八 bat 瞎 xeat 結 ciet 刮 cuet 決 ciuet	折 jet 吉 cit 出 chut 屈 kiut

ang	aeng (ieng)	eng (ing)	ung	ong
剛 cang 江 ceang 姜 ciang 光 cuang	庚 caeng 兵 bieng 觥 cuaeng 傾 kiueng	登 deng 冰 bing 弘 hueng	東 dung 窮 giung	冬 dong 兇 xiong

oc	aec (iec)	(e)c	uc	ouc
各 coc 覺 ceoc 脚 cioc 郭 cuoc	格 caec 激 cieci 獲 huaec 役 yuac	得 dec 力 lic 國 cuec 域 yuic	秃 tuc 菊 ciuc	督 douc 局 giouc

《通字方案》韵母系统与中古后期的 16 摄大体相符，部分韵摄如假摄、蟹摄、咸摄、山摄以及通摄等根据今天汉语方言的情况切分为两个或三个不同的韵类。另外，又根据闽、粤、客、吴、官等方言的情况进行具体调整。

《通字方案》韵母系统本身包含有声调的处理方法，通过韵母变体显示声调的不同，而不再采取独立的声调标示符号。为了简明起见，本文按照韵母的基本形式罗列，按照通行的处理方法进行重新排列，得出一个可供比较的韵母表如下（有一部分韵母有 e 介音，表示中古音开口二等字），共有近 80 个韵母：

	i	u	iu
o		uo	
a	ia/ea	ua	
e	ie		iue
ai	eai	uai	
ei		uei	
		ui	
au	iau/eau		
eu	ieu		
om			
am	eam		
	iem		
em	im		
on		uon	
an	ien/ean	uan	iuan
en	in	un	iun
ang	iang/eang	uang	
aeng	ieng	uaeng	iueng
eng	ing	ueng	iuing
op			
ap	eap		
	iep		
ep	ip		
ot			
at	eat	uat	
	iet		iuet
et	it	uet	iut
oc	ioc/eoc	uoc	
aec		uaec	
	iec		iuec
ec		uec	

ic

iuic

这个韵类表，实际上近乎各方言可以区分的韵母总表，凡是各大方言可以区分的韵母一律从分，不从合，因而韵类相对较多。

《汉文经纬》(Gabelentz 1881:29) 附有一个官话韵母表：

i	in	ing	ih
ĩ	—	—	—
e	ⁱ u _{en}	_u eng	ⁱ ueh
_{o,u} ⁱ ei	—	—	—
ⁱ eu	—	—	—
_{o,u} ⁱ a	_u an	_{u,o} ⁱ ang	ⁱ oah
ⁱ oai	—	—	—
ⁱ ao	—	—	—
_u o	—	—	ⁱ oh
u	—	ⁱ ung	uh
ũ	ⁱ ün	—	ⁱ üh
ui	—	—	—
—	ⁱ uen	ⁱ uang	ⁱ ueh

(说明：韵母左边的 i、u、o 为介音，o 为 u 介音的变体形式)

《汉文经纬》这个韵母表按照今天汉语语音系通行的韵母排列方式重新整理，排列如下，有入声韵，与南方官话韵母系统较为接近，共有韵母 50 个左右：

ĩ	i	u	iü
a	ia	ua(oa)	
o		uo	
e	ie		
ai	iai	uai(oai)	
ei		uei/ui(oei)	
ao	iao		
eu	ieu/iu		
an	ien	uan	iüen(iuen)
en	in	un(uen)	iün

ang	iang	uang(oang)	
eng	ing	ueng	
		ung	iüng(iung)
	ih	uh	iüh
ah	iah	uah(oah)	
oh	ioh	uoh	
eh	ieh	ueh	iüeh

《汉文经纬》韵母系统的主要特点：

1. 有入声韵，可与单元音韵相匹配。分高中低三套，中元音分前后两套，共四套入声韵，入声韵尾为喉塞音 h，而无 p t k 之分。
2. 鼻音尾有两套，n ng，而无 m 尾。
3. 低元音逢前鼻音韵尾，变中元音。如 ien、iüen。
4. 逢齿音时，中元音 e 改用高元音 i 表示，如“人”žin，表示 žen；“声”šing，表示 šeng。

相对而言，《通字方案》韵母系统是根据各方言的韵母分合关系，从中古音当中寻找最大公倍数，韵类相对较多，需要区分的韵类较多；《汉文经纬》主要依照当时的南方官话韵母系统，存在最小对立的中古音韵类较少，如入声韵类的韵尾只剩下一个，而不再有 -p -t -k 的分别，阳声韵的鼻音尾也不再是 -m -n -ng 的对立，-m 尾消失。

2.3 声调

《通字方案》声调基本上采用中古音平、上、去、入四声，浊上字依旧归上声。《通字方案》的声调表示方式则利用韵母的不同变体形式来体现四声，平声通过韵母的基本形式体现，上声、去声通过韵母的其他变体形式体现。下图是《通字方案》对声调的描述：

6.4 聲調提要

平聲： 用韻母的基本形式。

上聲： 重複韻尾 θ , $-m$, $-n$ 前的最後一個元音。

重複 iu 裏的 u 。

把韻尾 $-i$, $-u$, $-ng$ 分別改寫為 $-e$, $-o$, $-g$ 。

去聲： 韻尾為 θ 時，加寫 $-h$ 。

把韻尾 $-i$, $-u$ 分別改寫為 $-y$, $-w$ 。

重複韻尾 $-n$, $-m$ 。

把韻尾 $-ng$ 改寫為 q 。

入聲： 由韻尾 $-p$, $-t$, $-c$ 表示。

舉例：

平聲：	巴 ba	居 ciu	非 fui	高 cau	藍 lam	人 ren	章 jang
上聲：	把 baa	舉 ciuu	匪 fue	稿 cao	覽 laam	忍 reen	章 jag
去聲：	霸 bah	句 ciuh	費 fuy	告 caw	澹 lamm	認 rean	障 jaq
入聲：					臘 lap	熱 ret	酌 joc

《汉文经纬》的声调则采用调类符号表示，吸收拉丁字母的若干符号放在主要元音上进行调类标示。声调有 5 个，分别是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阴平 ā 阳平 â 上声 à 去声 á 入声 ap/at/ak

“-” = 上平声，“^” = 下平声，“`” = 上声，“´” = 去声；入声从塞音韵尾就能看出。

3. 通字罗马字对古音、方言的兼容性

声母、声调与中古音一致性很高，韵母是在十六摄的基础上根据方言今音进行适当调整。下面按照中古音 16 摄的次序依次罗列《通字方案》通字罗马字的韵母基本形式，大致体现二者的对应关系。

古韵摄	果	假	遇	蟹	止	效	流	
罗马字	o	a e	u	ai ei	i	au	eu	
古韵摄	咸	深	山	臻	宕江	曾	梗	通东 通冬
罗马字	om am(iem) op ap (iep)	im(em) ip(ep)	on an(ien) ot at (iet)	in(en) it(et)	ang oc	eng(ing) ec(ic)	aeng(ieng) aec(iec)	ung ong uc ouc

通字罗马字按照现代方言的普通情况对字母表示办法做了相应调整，并不拘泥于古音构拟系统，现代方言的知庄章组字变洪音较为普遍，通字罗马字相应将三等韵的介音去除；非组字不再保留细音读法，改为洪音。

《通字方案》罗马字设计兼顾古今，通字罗马字并非国际音标，而是一种音类符号，是一种变量，遇到具体方言可以按照方言与通字罗马字的对应规则进行折合。这是把历史语言学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语言应用之中，在古音框架基础上，按照方言的最大公倍数进行音类分析，将方言里面能够区分的音类一律分开，使用不同的罗马字进行表示；另外一方面，对于某个具体方言而言，在将通字罗马字转换为本方言时按照古今语音对应规律进行折合，比如官话方言区将罗马字的全浊声母按照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办法分别读为两类清声母。

4. 通字罗马字与《汉文经纬》注音法比较

《通字方案》的声母综合现代汉语方言而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的处理办法，整个声母系统接近于中古音声母系统，知庄章三套声母保持区分，清音、浊音声母互相对立，各自为一套声母。

《汉文经纬》则根据南方官话的声母而定，放弃了中古音声母系统，比如浊音声母清化，另外知庄章大多合流等。

《通字方案》兼顾各个方言的音系，南方方言保留古入声韵系统，官话方言中的南方官话也有入声韵系统，《通字方案》的入声韵系统以及整体韵类系统都偏重于南方方言或南方官话系统。

《汉文经纬》所采用的韵母系统实际上是南方官话韵母系统，只不过韵尾方面单纯转换为中古音韵尾系统，是人为的转换。

以《汉文经纬》的入声韵为例，中古入声韵类大幅度合流，只剩下四套入声韵类，高元音入声韵 1 套，低元音入声韵 1 套，中元音入声韵 2 套：

	ih	uh	iüh
ah	iah	uah(oah)	
oh	ioh	uoh	
eh	ieh	ueh	iüeh

如果将喉塞尾也去掉，忽略介音差异，将会全部变成单元音韵母。一旦这样的入声韵舒化，跟相应古阴声韵类合流，也就变成相应的单元音韵母，与北方官话古入声韵的文读形式高度相似（刘祥柏，2020）：

	i	u	iü
a	ia	ua (oa)	
o	io	uo	

e ie ue iüe

再认为添加上中古音的入声韵尾，就成为《汉文经纬》实际注音的形式。也就是说，《汉文经纬》入声韵类的注音形式其实就是官话方言古入声韵的文读形式加上中古音的韵尾形成。

《汉文经纬》认为南方官话是当时官话的正音代表，所标注的音系基础源于南方官话音系，实际注音又有完整的-m -n -ng 与-p -t -k 韵尾，远超出官话音系的范围，近似于南方闽语、粤语、客家话等方言的特点，与中古音韵母系统又有几分相似。

三百六十五日 sām-pek luk-šip-ngù žit

七八千 ts'it-pat-ts'iēn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mīng č'uēn sām-pek, čī č'uēn sām-ts'iēn

不复其国 put fuk k'ī kuok

凡上者，民之表也。fām šáng čè, mīn čī piào yè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文行同伦 kīm t'iēn-hiá č'ē t'ûng-kuèi, šū t'ûng-wēn, wēn-híng t'ûng lûn

杀孔父而取其妻 šat K'ùng Fú rǐ ts'iu k'ī ts'ī

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put hop hū siēn wāng čī fap čé, kiŭn-tsi put fap yè

一家养女，百家求 yit kiā yàng niú, pek kiā k'ieû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久处乐，仁者安仁 put žin-čè, put k'ò-i kieù č'ù yok, put k'ò-i kieù č'ù lok; žin-čè ngān žin

单就字音的韵尾来看，鼻音尾有-m、-n、-ng，塞音尾有-p、-t、-k，可谓一应俱全。从韵尾的角度看，与汉语中古音系统或今天的闽、粤、客等方言有很高的相似性。

从中古韵类的角度看，《汉文经纬》注音系统中的鼻音尾-m、-n、-ng 与塞音尾-p、-t、-k 跟中古的咸深摄、山臻摄、宕江曾梗通摄这三类韵摄分别对应。

阳声韵类	咸深	山臻	宕江曾梗通
	-m	-n	-ng
	三 今 凡	千 川 天 文	上 养 王 名 同 行
	sām kīm fām	ts'iēn č'uēn t'iēn wēn	šáng yàng wāng mīng t'ûng híng
入声韵类	咸深	山臻	宕江曾梗通
	-p	-t	-k
	十 合 法	日 七 八 不 杀	乐 约 百 六 复 国
	šip hop fap	žit ts'it pat put šat	lok yok pek luk fuk kuok

按照这个注音方案，比现代汉语方言的各个方言对应于中古音入声韵类全都要更加严整，尤其是-m 韵尾、-p 韵尾，在南方方言大多存在部分甚至全部合流于其他韵尾之中的现象，而《汉文经纬》则系统性地规则地对应于中古音入声韵类系统。体现出《汉文经纬》并无照应于各个方言的用意，仅仅依照南方官话音系，并照应于中古音系统。

《通字方案》为了兼顾古音、兼顾方言，还有一方面的重要特色在于对于特殊字音的处理。在绝大多数方言中读音特殊的字，或绝大多数方言读音与中古音系统不相合的读法，均按照今天方言的读音规则折合成《通字方案》的音系进行转写，这一点是跟《汉文经纬》是非常不同的，《汉文经纬》仅仅依据南方官话为据进行处理，并添加中古音的韵尾系统。

5. 结论

实际上，《汉文经纬》的注音系统是个兼顾古今音系的系统，在当时南方官话音系的基础之上，增添适当的标记，作为学习与研究古汉语的便利手段，把北方官话早已消失、南方官话尚有部分保留的入声韵尾等单列出来标在读音后面作为学习、记忆古音的记号，而不是当时汉字的实际读音。注音一方面体现出当时南方官话的读音，另一方面又兼顾古汉语语音学习的方便，利用韵尾标记，作为教学研究的辅助手段，让当时的欧洲学生可以这种了解当时汉语实际读音，又能掌握古音韵母系统的框架。可谓一举两得。

就表面而言，赵元任《通字方案》罗马字采用了兼顾古今的方案，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的注音方案也带有兼顾古今的色彩，可谓异曲同工。不过，两者也具有明显的不同点，《通字方案》兼顾古音与方言，无论声母、韵母还是声调，都严格按照古今语音对应规律进行音类分析，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框架寻求一个兼顾古今八方的音系符号方案，可以按照对应规律折合为各种方言，从而最大程度地使用一套符号系统可以贯穿古音与各地方言音系；《汉文经纬》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古汉语，教学古汉语，在当时官话方言的基础上，将古音阴阳入三大韵类中最具明显特征鼻音尾、塞音尾标记吸收到注音方案中，以期海外汉语学习者可以了解古音中的重要分别。

参考文献

- 刘祥柏 2020 《〈汉文经纬〉的音系及其注音系统》，《方言》，第3期
- 马希文 1985 《通字——文字改革的一种途径》，《文字改革》，第3期
- 姚小平 2015 《汉文经纬》（甲柏连孜著，姚小平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赵元任 1982 《通字方案》，商务印书馆
-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48 《国语辞典》（第二版），商务印书馆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甲柏连孜）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 T. O. Weigel.